

徐星平著



弘一大師

弘 一 大 师

徐星平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赵朴初

封面画：徐悲鸿

装帧设计：平原

责任编辑：李萍

弘一大师

徐星平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4.75印张 8插页 310千字

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册 定价4.95元（精9.95元）



弘一大师



天涯五友于一九〇〇年
在上海合影：左起为李叔同、
张小楼、袁希濂、蔡小香、
许幻园。



一九〇二年李叔同在上海。

弟子豐子愷并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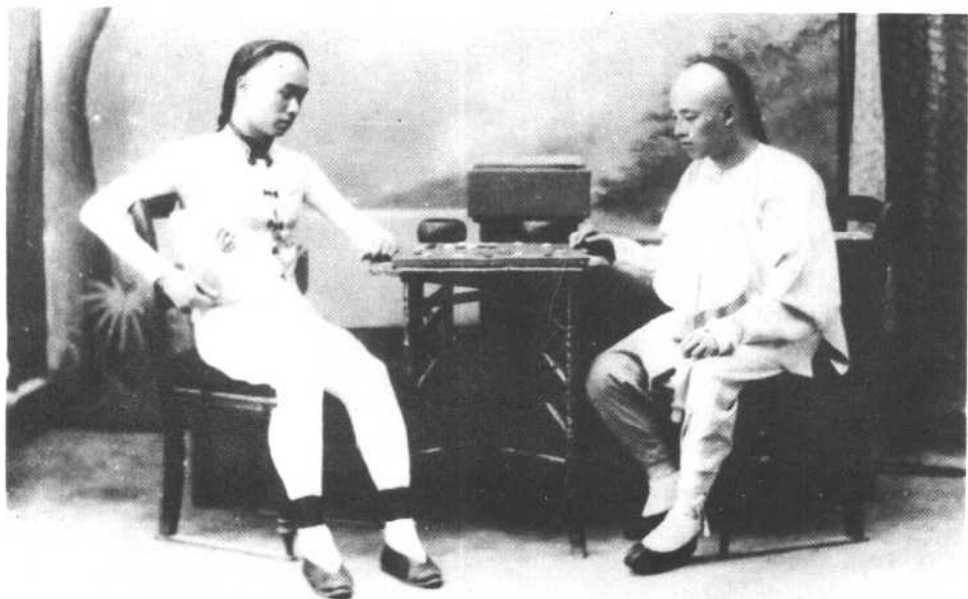
弘一法師在俗時留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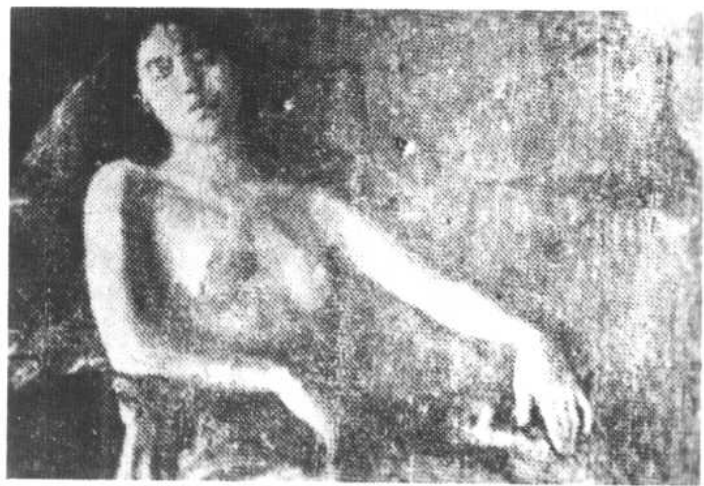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一五年李叔同在杭州時留影。

一九〇八年李叔同在日本留學時留影。

一九〇五年李叔同（左）赴日留學前在津與兄李桐岡下圍棋時留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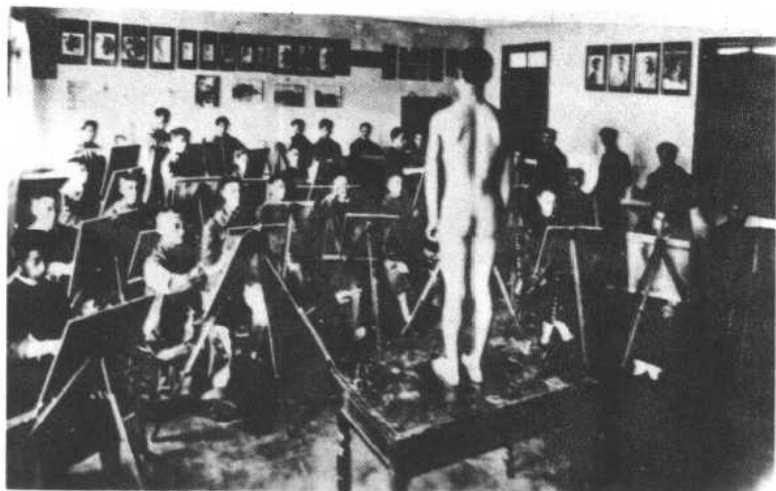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叔同于一九〇六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的裸画作品。

一九〇一年李叔同在上海客演黄天霸剧照。



一九〇六年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炭笔画。



一九一三年李叔同（右中立者）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人体写生课。

一九〇七年春李叔同在日本演出茶花女剧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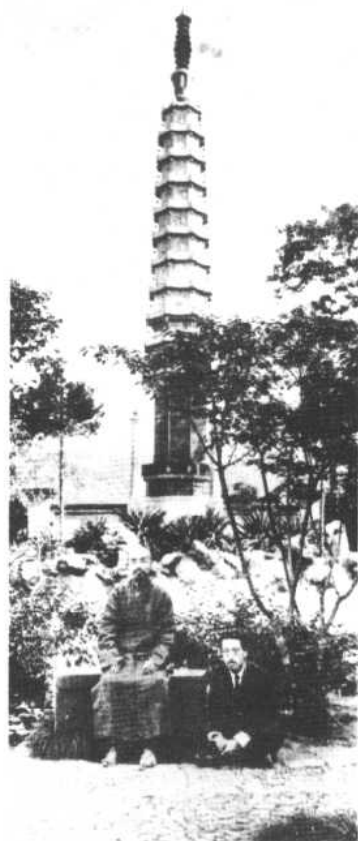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〇六年李叔同在日本独力创办《音乐小杂志》寄回国内发行，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封面。





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將出家時與門生劉質平、丰子愷合影。



一九二七年弘一大師與俗侄李聖章在杭州。



左起：李叔同之長子李准、妻俞氏、侄媳鄒氏、嬰兒為侄孫女李孟娟。

悲欣交集

一九四二年九月弘一大师
圆寂前的最后绝笔。

一九四二年九月初四弘一大师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时瑞像。



壽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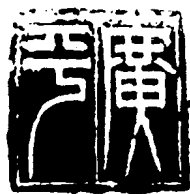
年七初歲末士壽吉

真嫌老圃秋容
淡猶有黃華晚
節香
辛巳歲寒
靜岡法師
一音時將游非島

書法篆刻

巢

書



影事

前塵



伯祥居士
屬題已卯
沙日一十
時年二十

急需看感地來子
今行入山修梵行一
貽乃專 六十四日誌

小 引

杜宇啼残故国愁，
虚名况敢望千秋。
男儿若论收场好，
不是将军也断头

——李叔同

他，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，却又是一代名僧。

在人们心目中，他，实在是个“谜”，一个难以琢磨的谜。的确，一个家资万贯，室有娇妻幼子，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，晚清进士李世珍的后代。从少年时代，即存有“老大中华，非变法无以图存”的意识，于是他东渡扶桑，成为我国第一个赴日学西洋艺术的留学生，并转而投身革命，一九〇六年加入了同盟会。由豪门少年而成为维新党人，由新学才子一跃而成为革命党人。就

在这日本留学期间，他独自创办《音乐小杂志》，成为第一个向我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。人们没有忘记，荣获金鹰奖的电影《城南旧事》，便是采用了他所创作的《送别歌》为主题歌，就连日本电影《啊！野麦岭》续集，也借用了这首歌的旋律，我国电影《早春二月》里芙蓉镇那所乡村小学的学生唱的也是这首歌，足见其感人之深。在日期间，其所组织的“春柳社”，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，他主演的《茶花女》等西洋名剧，开中国人演话剧之先河，算得上话剧舞台的鼻祖之一。由日回国后，曾执教于天津、杭州、南京等处达十年之久，又是第一个在我国传播西洋画的先驱，也是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课的教师。因而，为中国美术史、音乐史和话剧史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他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，许多著名音乐家、美术家皆得其薪传，如名画家丰子恺、音乐家刘质平，均为其得意高足。

然而，这样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，诗、词、书画、篆刻、音乐、戏剧、文学颇有造诣的才子，居然悄悄皈依佛门，出了“三界火宅”，做了个地地道道的老和尚，而且立志埋名，不务名逐利，甘澹泊，守枯寂，过起了一领衲衣、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活。在这二十四年的孤灯黄卷和古刹钟声中，他研究佛经，使失传多年的佛教南山律宗再度兴起，因而被佛门弟子奉之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。

在那中华民族改良思潮澎湃的清末时代，帝国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门户，并以不平条约桎梏于中华民族。其时，皇室腐败无能，内扰外患，万民涂炭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尤其是袁世凯窃国之后，政局和社会仍然乌烟瘴气，这对于一些寄望于民国的知识分子来说，无疑是一瓢冷水。

昏昏沌沌的世界，纷纷杂杂的中国，无情的社会现实，加上

新老军阀的混战，国无宁日，政局动荡。此刻，中国人民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的风暴，然而，也有象李叔同这样的既有改革的愿望，又找不到光明的出路，逐渐情绪消极，甚至导致性格裂变了，一下子陷入到无法解脱的苦闷之中，再也无力去追求救国救民之路，成了自我反求的典型人物。就象叶圣陶说的那样：“是深深尝了世间味，探了艺术之宫的，却回过来过那种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。”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对于李叔同的出家，众说纷纭：有的是“夙根慧因论”；有的是“婚姻不满论”；有的是“动极思静论”；有的是“家庭纠纷论”；有的是“经济破产论”，等等。笔者曾带了这个令人难解之谜，走访了李叔同的家族后裔，查阅了一些资料，辗转思索，略有了悟。不禁理出一个故事，算作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传记，并以文学的形式献给青年朋友，以略表笔者对这位先辈艺术家、一代名僧的敬仰之情吧！

第 一 章

一八八〇年金秋的十月，似乎一反常态，树上那稀稀拉拉的叶子，干得象旱烟一样。黄风不停地摇拽着树杈，把黄叶卷到空中，转了几圈然后送进海河。刚过正午，地上却没有一丝阳光，空气是混浊浊的，地上是黄焦焦的，好象世上的一切生物都提早进入了冬眠。

黄风越刮越大。

天津港口的几艘挂着英、法国旗的轮船，耀武扬威地在那里摇摇晃晃。伸进天津卫的海河象一条巨大的天堑，把整个天津卫切割成几个方块。几千年的沧桑变迁，使河东的地势高于河面，因而历年水患无恙，人烟稠密，民房十分拥挤，胡同也特别狭窄。

河东靠北的陆家胡同二号，住着一门望户，系天津有名的“李善

人”。长者姓李，名世珍，字筱楼，清朝进士，与合肥李鸿章为会试同年，曾官任吏部主事。官位虽并不大，却在沿海置下了数不尽的盐田引地，垄断了天津内外的盐业，俗话说：“盐商家财，富可敌国。”其生活之享受，乃一般之富户所不及。然而筱楼的晚年，更喜于兴办钱庄业，其创办的“桐达银号”，为商家的经济流通和民间的借贷，开了方便之门，成了天津早期的银行业专家。

李筱楼已近古稀之年，看上去不过六十上下，灰白色的胡须，几根长长的寿眉，尽管后背略有弯曲，也不减他那鹤发童颜的风韵。这位长者有一妻三妾，原配姜氏，早亡，大姨太太郭氏，二姨太太张氏；去年六十七岁时，又将丫鬟王凤玲收房为三姨太太。王氏芳龄十八，笑靥如花，举止文雅，两颊微微下垂，大有唐朝仕女一般轮廓，是天津卫方圆十几里有名的美人。尽管王氏做小并非出自本意，但嫁给富豪人家，又处于受宠地位，尤其是封建礼教等道德观念，象一条无情的锁链，紧紧系绕着她那被禁锢的意识，使这一妙龄少女渐渐把隐痛丢在一边，默默地吞咽着这华丽的苦果。

李家大院坐东朝西，地处地藏庵前。正面悬挂“进士第”三个字的巨幅匾额，绕过二门影壁，径直可以看到正房，室内香火燎绕，正中供奉如来大佛，诸神两旁。背后则是李家祖上灵位。南北两厢平房按辈顺排住着诸房姨太太和女佣人。当你走进大院，墙角晃眊到处有猫，黑、白、灰、黄、褐等花猫二十余只，饲养工王奶奶每天挎着柳条篮子买些杂鱼，把猫喂得腰肥肚圆。另一个大院是黑漆大门，庭园花卉，奇山异石，幽香暗浮，分外别致。一明两暗的正房住着三姨太太王氏，也是李筱楼守着王氏的养息之所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在这间挂满幔帘、关闭门窗的房子里，一个

婴儿降在世上。下午，李筱楼闻讯乘了高轿马车赶回家来。赶车的郑三爷扶着李筱楼下了车，刚走进大门，佣人们个个迎着李筱楼，为他道喜。李筱楼微笑着点点头，急匆匆走进王氏屋里，迎面碰上地藏胡同的接生婆范奶奶。

“哎哟，”范奶奶笑容可掬地压低了嗓门：“恭喜您了，李爷。你家三奶奶可真是甜和人哪，给您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。”

“她……？”

“放心，”范奶奶说：“母子平安。那位日本大夫刚走。这不，我刚料理好。”

李筱楼喜滋滋地望着王氏母子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传我的话，”李筱楼理着胡须，低头思索了一下，走至外屋对女佣人刘妈妈说：“叫老徐选一个奶母，一要年轻，二要体壮，三要俊俏，四要聪明，五要……”

“禀老爷，”老管家徐月亭在门外听得明白，掀开门帘进来说道：“早已选好了三名，请老爷挑一个吧。”

“好，”李筱楼回头对刘妈问道：“小太太的身子……调理得好吗？”

“放心。”刘妈妈笑嘻嘻地拉着长音说：“小宝贝儿一落地，我就端一碗红糖鸡蛋桂元汤补上啦，瞧，”说着掀开手上的碗盖：“等小奶奶醒了，这碗红参汤再让她喝下去，您就甭操心啦。”

李筱楼笑着点点头，随着管家徐月亭出去了。此刻，上下人等又忙碌开了。

王氏原来就信佛，自被李筱楼“收房”做了小姨太太之后，常到后街地藏庵求拜菩萨，成了地藏庵的大施主。今日得子，不知念了多少遍“阿弥陀佛。”原有虔诚之心，更增敬佛之意。